

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

方修 著

董总出版

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

方修 著

董总出版

著 者：方 修

出 版：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321-A, Lorong T.A.R. Kanan Satu,
Off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
503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2989291

承 印：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6269211

定 价：●●●●●

1987年4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3, 001-4, 000

初版序

本书是在南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赞助之下进行编写的。上下限本来定为一九四五——一九七〇年，分为四个时期；即：

- 一，战后初期（一九四五——一九四八），
- 二，紧急状态初期（一九四八——一九五三），
- 三，反黄运动时期（一九五三——一九五六），
- 四，星马独立前后（一九五七——一九七〇），

后来由于赞助的办法稍有更改，编写工作提前结束，因而只写到第三个时期为止，相当于原来计划的三分二的分量。

但所谓“结束”，只是指编写计划告一段落，以便向赞助者做个交代吧了；在我个人来说，研究工作是没有止境的。只要时间许可，本书即将加以修订或完全改写。所以现在的书名就叫做《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一九四五——一九五六）。

书中谈论作者作品部分，根据的几乎都是坊间买到的成书或各图书馆现存的报章什志，只有两三篇短稿是由有关作者的亲友供给的。至于叙述“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倡以及关于“侨民文艺”的论争部分，则除了根据坊间成书及图书馆的资料之外，也曾访问了星马写作界的若干旧人，从他们的零星记忆或残破的笔记簿中得到些少间接资料，以为补充。其中以林宏昌先生给我的帮助最大，不胜感谢。

虽然如此，但因有关资料仍然欠缺太多，现在也只能为这

一场论争描绘一个粗略的轮廓而已，无法回复整个事件的面貌。我个人也算尽了搜求蒐集的最大努力，将来纵使能够出版修订本，在这方面也不会有所增益了。

方修

一九七六年一月

再版序

正如初版的序言所说，本书是在南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赞助下进行编写的。下限本来定为一九七〇年，后来因为赞助的办法有了更改，编写工作提前结束，所以只写到一九五六年为止。

事情的经过应该从一九七〇、七一年间讲起。那时候，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似乎还叫做亚洲研究所(?)，也许想到要有一番作为吧，曾安排了系列赞助计划，组织了一些学术界人士在搞研究。有一天，该所所长费士教授——一位体格硕壮、态度平和的捷克人，约我去见面，说要和我订立一个合约，规定我在五年之内，编写一册战后马华文学史，每年由该所津贴千几百元，作为我到各处搜集资料，访问作家的车资和餐费。书稿完成后由南大自行出版或交给书店出版，版税及著作权仍归作者所有，但书的封面或内页必须志明这是南大赞助编写的。他问我对这个安排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对于赞助费的多少、版权的有无，都不在乎。唯一的问题是：万一将来此书写成，呈交南大之后，你们把它当作花了点钱买回来的一份‘资产’锁在抽屉里，久久不拿出来出版，也不交给别人出版，那怎么办呢？”他略一沉吟，然后说：“这个容易解决。我们以二年为限，如果两年内南大没有办法出书，作者对于书稿可以自由处理。”这样，合约就定下来了。

当时，我似乎还有些事情在做——记得是《马华新文学大系》的编纂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所以对于这一册战后马华文学史的写作就迟迟未曾着手。有一两次，为了找朋友或者是询问学生报名入学的手续，我去过南大，遇到费士教授，便对他表示我在这方面还做不出什么成绩来。他总是微笑着、蛮有信心地说：“不要紧，慢慢来。”他那一句带着热情的鼓励的话——“Slowly Slowly”，直到现在仍然在我的耳畔响着。

但是，不久后，本书已经开始编写，费士教授却突然离职，不知去向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从此人事变动频繁，两三年间换了三任所长或代所长——翁世华、翁同文、魏维贤。我和该所的联系于是渐渐脱节，各位所长或代所长对于我的工作看来也不象费士教授那么有信心。翁世华任内倒还没有什么，翁同文时期便开始来了些官样文章。到了魏维贤上台，虽然距离合约期限还有许多时日，可也找上门来催稿了，说是研究所被攻击得很厉害，急需拿出一点成绩来给大家看，而且该所早已没有钱可以继续履行合约，赞助研究，希望我提前结束本书的编写，手头有多少稿件就交多少稿件，不必完成整个计划。我说，如果要在最近期间交稿，那就只能写到一九五六年为止。他说，很好很好，就这样告一段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合作吧！

然而，就在我以一九五六年底为下限，草草收了工，誊抄好了稿件，准备应付魏维贤的所谓“急需”的时候，研究所又是人事翻新，魏先生不见了，所长变成了宋明顺。该所的主持人既然都是一些五日京兆，我知道书稿的出版问题是很难得到适当的安排了。因而，只好在新所长表示“本所将尊重并同意……由台端自行出版或交由书店出版”之后，自己筹措一点印刷费，印了一千册单行本，算是对于我和那位热心本地文学的费士教授的原始合约有了一个交代。同时也说明我终于没有白拿人家的钱，虽然魏维贤

所说的“研究所被攻击得很厉害”，是另有所指，和我并没有什么关连。

这是本书初版刊印的由来。

本书初版是非卖品，没有公开发售。除了遵照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给我的函件的指示，奉赠五十册以供收存之外，其余大都是用来送给一些熟人留念的。没有公开发售的原因，一半是当时只着重于对赞助者做交代，未曾想到发售问题。另一半则是我对于本书的内容不大满意，不欲貽笑大方。我希望假以时日，补充若干章节，续写至七十年代；而且除了文学创作、理论批评之外，也兼谈一点出版活动，可能时也扩及些少话剧表演，然后才作为正式的书稿印行。那时候以为天长地久，有的是时间，写几章续稿，并不是太过困难的事。完全没有想到时光的流逝，竟然这么迅骤，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我却是只字也没有写出。现在董总出版小组要来再版这一册小书，我除了校阅一遍、改正少数字句，删去一篇后记，补上两篇附录之外，内容只好让它一仍旧贯了。整整十个年头，自己在这方面始终一点长进也没有，实在不胜愧疚。

不过，董总这次的重印本书，一方面固然暴露了我的懒散与荒疏，另一方面却也给予我以大力的鞭策。我在“愧则有余，悔也无益”的感怀中，终于下了一个决心，准备在今后三几年内，比较集中精神来从事本书的补写续写的工作；或者另写一册《当代星马文学简史》，专谈反黄运动以后至七十年代末期的星马文学，我想把这段期间的星马华文文学现象分为两个时期来写；即一、一九五七——一九六五（星马独立前后），二、一九六五——一九七九（星马分治以后）。

但我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十年前不大相同。我再也不觉得时间上的从容宽裕，反而深深地感到去日苦多。所以，新书是不是能够如愿写成，目前是一点也没有把握的。

本书在重印之前，吉隆坡文友甄供和李锦宗两位先生

曾经代为看了一遍，提出若干宝贵意见。其中或指出文字上写法上的疏漏，等于帮我做了一番纠谬正误的功夫；或指出内容上资料上的不足，有助于我计划中的新书的撰写。在此，我要向他们特别表示谢忱。

此外，有一点想在这里顺便一提的是，本书第一、二章谈到战后初期有一批外来作家也参加了马华文学的耕耘，如米军、丁家瑞等都是。有一位文友提醒我：“米军是在本地出生、长大和受教育，赴中国升学后回马工作。以当时的情形来看，他应是道地的马华诗人，不是外来的”。这使我发觉到我这个“外来作家”的用词，可能会对读者产生一点误导作用，需要附加几句说明如下。

我所说的“外来作家”，和他们原先在什么地方生长没有关系。我着重的是他们的一种共同情况：他们不是战前本地文艺界的旧人，也不是战后才崭露头角的文艺新秀，而是前此已在别的地方搞过一个时期文艺，这时才从外地来到星马，加入了本地文艺阵营的熟练写作者。因为这样，所以称为这时期的外来作家。然而“外来作家”并不等于“非马华作家”。就这个阶段而论，他们同样是不折不扣的马华作家。

再说，“外来作家”也不等于当时本地文艺界所指摘的“侨民作家”。当时文艺界指摘“侨民作家”，主要是看作品的思想意识，并非看某一作家是否外来的。而且，即使是“侨民作家”，也仍然是属于马华作家的行列，最多也只能说是马华作家中较有侨民意识的一个流派吧了。因而，不必说好象米军这样的写了《热带诗抄》的诗人，就连当时有些人认为侨民意识比较浓厚的沙平、李玄诸家，也都是这阶段的马华作家。因为他们主要也是活跃于这个时期、对本地文艺有所贡献的。

方修

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五日于新加坡

目次

■ 初版序

■ 再版序

1 ● 第一章

战后初期的马华文学（上）

- （一）战后初期马华文学的基本主题——诗——刘思——桃木——
- （二）铁戈——丹影——君平——大礼——
- （三）米军——丁家瑞

17 ● 第二章

战后初期的马华文学（下）

- （一）小说——夏霖——殷枝阳——
- （二）戏剧——杜边——岳野——
- （三）散文——沙平——宋千金——光明

27 ● 第三章

“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及关于“侨民文艺”的论争（上）

- （一）“马华文艺独特性”提出的时代背景——
- （二）后觉公学座谈会——歧见的初现——秋枫——凌佐——星华文协第一次座谈会——
- （三）论争的展开——周容的《谈马华文艺》——李玄和沙平的反驳——“问题滑向”侨民文艺”——周容的答辩

45 ● 第四章 “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及关于“侨民文艺”的论争（中）

- （一）晋人混战状态——联邦文艺界的讨论——多数作者肯定马华文艺独特性——知角——海郎——光明——马达——冰犁——铁戈——
- （二）《风下》、《南风》坚持文艺的一般性——沙平的《牛角尖图解》——金丁的《开窗子透空气》——李玄

61 ● 第五章 “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及关于“侨民文艺”的论争（下）

- （一）论争的余波——《晨星》的参战——西樵——小郎——闻人俊——
- （二）《现代周刊》的介入——丝丝——克刚——
- （三）留港中国作家的意见——郭沫若——夏衍——
- （四）星华文协第二次座谈会——
- （五）小结

79 ● 第六章 紧急状态初期的马华文学（上）

- （一）写作界的两个倾向——侨民文艺的余绪——韩萌的《七洲洋上》——
- （二）黎田——百亮——陈言——
- （三）黄继续的诗

89 ● 第七章 紧急状态初期的马华文学（下）

- （一）小市民的生活及其他——萧村的《国术师》——白寒的《头家哲学》——
- （二）苗秀——于沐我——丘絮絮——周燊——鲁彬——
- （三）杏影的哲理散文——吴进的《热带风光》——连士升——鲁白野——姚紫的“爱情”小说

105 ● 第八章 反黄运动时期的马华文学（上）

- （一）战后马华文学的第三个历史时期——反黄运动的兴起——文艺界的新人——
- （二）坚石——高宁——
- （三）贺巾——韦嘉——
- （四）马亚——任宁

119 ● 第九章 反黄运动时期的马华文学（中）

- （一）本时期的又一批新人——杜红——钟祺——
- （二）苗芒——陈凡——
- （三）谢克——麦青

127 ● 第十章 反黄运动时期的马华文学（下）

- （一）本时期的其他作者——以今——冰梅——
- （二）白濛——方北方——黛丁——
- （三）韦晕——叶苔痕

138 ● 附录一 战后三十年的新马话剧活动

153 ● 附录二 “战后马华文学史” 问答题

第一章 战后初期的马华文学(上)

(一)

战后的马华文学的任务仍然是反侵略、反封建；但各个时期的政经情况与社会思潮不尽相同，一般的文学创作也有不同的基本主题。就战后初期（一九四五——一九四八）而言，马华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是明晰地、密切地与当时的社会运动相配合：反对恢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自主。这时期的各种文学样式的重要作者与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体现了这个基本主题。诸如：反对星马分裂，要求独立或自治，支持亚洲各地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反映星马人民对于摆脱殖民统治的愿望与行动，刻划在反殖斗争中出现的新型的人物形象，或者描写沦陷时期人民的抗日卫国的英勇事迹，以及和平后因胜利果实被掠夺而恢复了的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的生活……等等。

诗歌是这个时期收获比较丰富的一个文学创作部门。它比较浓郁的时代气息，在反映当时当地人民反对恢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方面显得较为敏锐与广泛。这原因，除了由于诗歌这种文学样式本身的特点之外，同时也由于这一创作部门人手的众多。老一辈诗人的相率归队，新进作者的迅速成长，以及外来作家的热情的参加耕耘，都是这时期诗歌创作成绩比较出色的一些因素。

战后初期重新归队的老一辈诗人，有西玲、以今、刘思、

桃木、凌佐……等。其中有些作者的作品目前已经无法找到，这里只能介绍刘思和桃木两位。

刘思的诗作，依旧保持着战前的风格，句法警辟，意象飞动，富于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有时稍嫌流于造作，不够自然。发表在《赤道文阵》的《正义的表现》，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

诗的内容是描写当时驻星加坡皇家空军的人道主义的的表现。他们拒绝前赴荷印镇压人民的独立战争。一九四六年一月廿八日本地报载：“在本坡西里打飞机场罢工之皇家空军，日昨在加兰民用机场举行会议，当时曾宣称：余等当继续罢工，迄达到目的为止——遣归及复员。……彼等继谓：爪哇事态非余等之事。”这段新闻引发了诗人的激情。

诗人首先叙述这批机师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英雄气概以及攻陷柏林后被遣派到远东来的情形——

矫健的鹰
挟着风
飞上十万尺高空

两只手
把时辰掀动
传奇的巨人
差一些英勇

你们
满望那身子
铸入蓝得使人发愁的天青
长久受人尊敬

柏林毁灭了

又奉令
“出发，开向远东”
那儿是另一世界
那儿正等待英雄

达 达 达
飞过欧洲
达 达 达
蔽去日头
机声捣碎了千万人的心胸
机师也跌入迷官

在远东，他们面对着印尼人民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勇战斗
以及上峰的坚持镇压反抗、恢复旧秩序的轰炸命令——

一片风涛
吹得全宇宙动摇
和平 幸福 自由
奴隶们 冈陵般起伏的头
奴隶们 森林般苍莽的手
一 二 三
走向战斗……
“炸 恢复秩序 快丢下去”。上峰说
你反抗
轰 轰 轰
山林燃烧了
海潮澎湃了

终于，人道主义的感情使机师们对于殖民主义者的不义战争的性质有了某种程度的认识，怀乡的情绪及厌战的思想弥漫了整个兵营——

帐外的瓦斯灯
正照着水平线外熟识的家庭
弥漫的雾
放荡的雪
雾封着窗
雪打着屋
壁炉边多了一个陌生的孩子
病弱的妻对着他念出迷糊的呓语
皱额的老母活象一根木
外貌夸张着内心的孤独
砰
狠狠地掷碎了一只空了的酒杯
“回去 为什么要来”

.....

刘氏的新诗创作生活，基本上到此时期为止。后来他改写旧诗词，也有很好的成就。

桃木战前以“大众诗歌”歌手见称，战后仍本过去立场，力倡诗歌大众化。他强调“诗是大众生活所需要的呼声，不是知识阶级灵感一动的小玩意儿。”

他呼吁诗作者走上陶行知、马凡陀、李季、韩起祥的道路。说这些人的诗歌是向大众学习来的，同时又在大众中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桃木自己的诗作，也和战前一样，力求通俗易懂，适宜朗诵，但思想内容却比战前有了显著的进境。例如发表于文艺副刊上的《不合理、要反抗》，就达到了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高度水平——

我们的祖父“卖青单”
我们的父亲搭帆船

我们的船票八百万
数代都做南洋人

祖父来开荒
父亲来建筑
轮到我们来
人家不喜欢

荒已开拓完
摩天楼已建筑好
你要干什么
严厉限制不放宽

入境又有新法令
呈准劳工司
再请移民厅
无银压底不应承

白皮书 蓝皮书
总是换汤不换药
我们要的是面包
偏给我们大石头

祖父成骨灰
父亲归泥土
血汗化云烟
我们在受苦

先人业 后人得
我们先人流血汗
我们后人无所得
应争取 勿缄默